

生長兵間老太平（七）

六年守盡漫漫夜

●趙廷俊

(前中央日報總編輯、副社長、中華日報社長)

我編地圖周刊，兼寫社論，職稱由助理編輯、編輯、撰述委員到主筆。直到五十二年才專任主筆，地圖周刊改由陸鐵山先生主編。一年多之後（五十四年一月）調任總編輯，這像是跌破許多同仁眼鏡的突如其来事，其實是曹社長聖芳經過相當長時期考慮安排的。

作總編輯爆出冷門

曹聖芳先生於五十年六月出任中央日報社長，三年多時間換了兩位總編輯，而擔任者皆是政大新聞系前幾期同學，邵德潤是第六期學長（新聞系第一期），作了不到兩年，其間受訓十個月，然後另有他職就離去。接著是第八期的林家琦學長，他是勤懇謹厚的人，處理

編務不盡如曹社長的期盼，他想從後期物色一人，經連年觀察，認為我見解及工作精神不錯；我於專任主筆後建議社論題目，安排短評撰寫，頗獲首肯。五

十三年他在陽明山國防研究院受訓，未參加董事會，董事會中有人批評報社編

辭去兼職全力工作

五十四年一月出任總編輯後，我辭去政大邊政系「邊疆界務」課的講授和台視每週「新聞地理」的主持人，專心於編務工作。編輯人事稍作調整，特推薦撰述委員薛心鎔升任副總編輯，他熟悉編務，長於編排組版。我在工作上盡示。重視上下間意見溝通，除常與編輯、記者個別交換意見外，每晚開始工作

輯欠佳，使他決定更新編輯部人事。十一月間找我談話，要我準備擔任總編輯，我謙辭應以前期學長擔任。他表示應該你們後期的來接棒了。當時我以為這只是試探或早期儲備之意，並未積極重視。不料十二月底告我，人事命令即將發表，要我準備接任。此事我除與內子王美華談及，並於曹總即將接任時向錢副社長表達外，守口如瓶，曹亦未先透露，公佈之日，編輯部及報社大多數人

前與副總編輯、編輯、採訪、通訊、翻

譯、資料各組主任等作十五分鐘會談，促注意當天新聞重點，善為安排處理。

又特設「編輯部紀事」，由我記述當天新聞處理及工作情況等，並於首日自陳「以學習之意，檢查新聞得失，供各單位參考，並請社長、副社長指導。」，於每日晚呈社長、副社長閱。通常曹社長都有批語，或嘉許，或提示意見。如此上下意見充分溝通，以免凡事請示，增加彼此困擾。

我任總編輯期間，副總編輯多達八至十人，有的只借用名義如在省府任顧問性工作的彭河清，自香港文匯報來台的反共義士劉粵生。專任副總編輯先後有楊虹邨、董德涵、徐佳士，戴潮聲、劉毅夫、薛心鎔、龔選舞、張英超等。濟濟多士，陣營龐大，極一時之盛。

中央日報地位特殊，不只是為黨宣傳的喉舌，更要作蔣總裁意見的表達與反映。記得有一次為加拿大交涉事，蔣總裁召見曹社長，面授要點，囑寫社論。曹曾任總統侍從祕書，用十行紙隔行書寫，以便總統增改，這是侍從祕書慣例。當晚社論排稿時，曹社長特吩咐社

論專由人一排字，不分剪，不能污損，排校後送回給他。中間總裁稍有增改，用紅色粗鉛筆勾劃。由此可見中央日報社論確有代總裁發言的特殊處。

字錯成「小」字的情事，因而拘押多人，有兩三人調查三個多月才釋放出來。我任總編輯期間也有次校對錯誤，把嚴副總統「精神奕奕」的慣用辭，卻錯成精神「恍惚」。幸嚴靜波先生寬諒，未指令查究，報社只把校對開除了事。那位校對是台大中文系畢業考上校對的，他自認精神「恍惚」，不知為何弄出這樣離譖的錯誤來，對開除也無怨言。

顧及可能被曲解誤會的小情節。有一年何應欽將軍領銜舉辦國慶杯高爾夫球賽，訂十月一日開始，十日頒獎。這原是正常事，新聞排出後，我想到十月一日是中共國慶，我們辦國慶杯於一日開始，可能引起誤會乃至曲解，即時與主辦人聯絡，他們也深以為然，感謝之餘，重發新聞，更改為二日開始。像這種芝麻綠豆的細事，注意不及，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困擾。工作同仁每晚寫稿、編稿總得全神貫注，以防偶有疏誤。

成。報紙各版上稱為「報眉」部分，刊出年月日，逐日更換，五十五年八月間，副刊上報眉的「中華民國」竟然誤為中華民「冤」。副刊係單張先印，印出後有喜歡看副刊的取來先看，發現此誤後，向我報告。我感到情事嚴重，立即叫停機改印，並急向仍在辦公室的曹社長報告。他指示我冷靜處理，已運出的報紙電話告各分銷處密切保存，不能外洩，社內報紙也加以封存，不能流失，編

校對錯誤問題嚴重

校對錯誤也會是嚴重問題；三十九年中央日報發生過「偉大領袖」「大

印工作照常進行，責任問題明天來處理。此事由於曹社長的切當處理，妥善對外解釋，加以印務部門當時仍隸經理部，而總經理兼安全室主任，亦有大事化

小作用，社內只排字工人與校對記過，外界並未深究。

新聞言論拘限甚多

在新聞言論方面中央日報一向保守拘謹，民國五十年之前胡健中任社長時曾強調中央日報代表國民黨立場，但不

代表政府，認可對政府措施作適當批評。事實上國民黨既為執政黨，而一切人事安排與政策措施均經黨決定，重大者且須經黨中常會通過，中央日報社長向例列席中常會，會後在主筆會中提出說明，以為言論，編輯的準繩。中常會向來於每週星期三上午舉行，中央日報主筆會即於當日下午奉行，除社長、副社長、總主筆、主筆外，總編輯、副總編輯均參加。早年主筆會於週三中午十二時舉行，大約一小時結束，即在會議室用餐，由報社備餐，菜肴相當豐盛，飯後主筆等常有竹戰娛樂。曹社長後來改於下午三時舉行主筆會，取消用餐，竹戰餘興卻仍持續。我於早年即以撰述委員及主筆名義參加會議。大約在阮毅成、胡健中兩位社長期間，總主筆李士英

、主筆黃雪邨、曹蔭禪、史元慶、副總編輯馬志鑠等均喜竹戰，幾乎每週會後必有竹戰，我亦參加。

曹社長蒞任後，雖力倡新聞報導與

言論秉公是公非立場，但拘限仍多，新聞報導上對重要人事易動須等中常會通過，甚至待明令發佈才能刊出，民營報

常事先揣測，或據中全會先一日擬定之提案予以刊登，甚為讀者重視，這是中央日報的一大弱點。當然偶爾也有提常會常突然為蔣經國主席改變之事，如五十七年有「朝秦暮楚」之趣聞。週三常會當日聯合報已刊出秦孝儀任文工會主任消息，蔣主席臨時改為楚崧秋。新聞界乃有此諧語。

社會新聞對讀者富有刺激性，為一般讀者所喜愛，民營報常多加渲染，以大量篇幅報導。中央日報秉多報導社會光明面，對可能影響青少年身心及對社會有刺激影響者儘可能少刊或不刊。俗語云：「好事不出門，壞事傳千里」，人心好惡如此，中央日報以堂堂正正，

為例，指不誇張社會新聞，仍銷路暢旺。殊不知台灣環境不同，地域不廣，人土眾民而言論新聞自由之美國、日本相比，不重社會新聞銷路，難望大幅開展。

早年獨秀報壇原因

中央日報於三十八年遷台北出報後，其所以銷路暢旺，十多年之間在報壇一支獨秀，就個人了解乃由幾項因素促成：(一)報社在台一無基礎，同仁在馬星野社長領導下，以同舟共濟精誠，全心全力工作；同時觀念較新，素質亦較當時台灣報社為優。(二)時局緊張，大陸戰事仍進行，有關報導較他報詳明而常搶先，因留在大陸未淪陷都市記者仍拍發電稿，新生報常接收中央日報電訊作為其專電利用。編輯部乃設一圈套，叫香港記者發一電訊，指出據獲悉，駐美大使胡適請辭，中央將派「何錦章」博士接任。(何乃當時中央日報工務主任)

新生報接收並刊出，成為新聞界笑柄。

(三)蔣總統引退，李宗仁代理，其後又出走美國，中樞處於群龍無首況態，黨政

中央亦在播遷之中，中央日報不受任何約束，新聞言論在反共原則下，可自由發揮。能刊出「政治垃圾」社評，指撤退來台若干中央及地方大員，向台灣省府索求之不當，甚得讀者讚賞，省府主席陳誠亦多所稱道。而在卅八年、九年業務大拓展之後繼以韓戰，與美軍協防，局勢安定，人心振奮，蔣總統復行視事，國民黨改造革新，政府與國民黨聲望增高，中央日報亦更受重視。以後中央日報席豐履厚，十多年間一直保持著最有影響力的第一大報。直到五十五、六年以後才逐漸為民營的聯合、徵信趕上，再後幾年中央日報銷數已落兩報之後，但影響力仍無遜色。

多方設計增加可讀性

我任總編輯時期中央日報已自高峰漸向下滑的邊緣。深感新聞上所受束限多，難於作積極性開展，於是儘可能開闢輕鬆有趣，可讀性高之專欄，如「世聞圖說」、「國會走廊」、「部會集粹」、「省府雋聞」、「市聞散記」、「社會傳真」、「得意鏡頭」、「今日專

訪」等，就中以「今日專訪」最受讀者歡迎。這於接任之初就與徐佳士副總編輯等研商定案，於五十四年一月十八日首次推出之專欄。每週找一社會大眾有興趣的題目，請讀者以兩百來字短文表達個人看法。題目力求輕鬆，如「你願兒女與外國人婚嫁嗎？」「你想生育幾個兒女」等，也多配合當時熱絡的新聞。入選者刊出文字及個人照片，稿酬特優，讀者反應熱烈，常有七、八百封信函，多者達兩千份。處理徵選者是曾任採訪、通訊組主任的資深記者王康。後來，因秦孝儀先生的建議，曾出過選集。當生兒育女數目統計出來時，康老問我，總編輯幾兒幾女，我說兩兒一女。他說，這次徵答像是為你作的，十之八九的讀者，希望生兩兒一女。我反問他幾兒幾女，他說也是兩兒一女，我說真巧，彼此哈哈大笑。此一專欄維持有十多年之久，常為各方作探取民眾喜好的重要參考。

除多闢專欄外，並加強辦理多項讀者喜好的活動，如登山、插花、漫畫比

賽、攝影比賽、圍棋比賽等，以加強與讀者的聯繫交流。每年十月間舉辦的登山活動以祝壽為名，獎品豐富，中獎率高，一般民眾外，公務機構、大中學校多響應參加，報名登記者常有一萬到兩萬人。

擔任總編輯之初，我就停止了原來規定的副總編輯「守夜」。為了截稿上班後有突發新聞，要編印換版，使本市報份能刊出（外埠因由火車運輸先印出送發），須有人坐鎮，此工作，原由編譯輪流擔任，後因前任總編輯時，編譯組一值夜班者，把教宗「dyng」（彌留，瀕死）譯成教宗死亡，致出大錯，因而提高層次，增加一副總編輯守夜，以防再有類似錯誤。我考慮到副總編輯守夜的辛苦（要遲下班兩三小時，快天亮時才下班）；同時一旦有突發大新聞，仍須請總編輯決定處理方式，我早下班仍然不能安然就寢。決定守夜由我一人承擔。接任總編輯初也頗有點雄心，曾於守夜時寫一詩：

一言損益關興廢，秉筆常懷天下憂。
十駕辛勤冀補拙，百竿更進待新猷。

編餘審劃明朝事，眾散情甘長夜留。
得失細論兼自省，機聲相伴在層樓。
擔任三年總編輯之後，已有倦勤意
，曾有詩云：

鳴雁散林兩未能，天教常作苦行僧。
三年守盡漫漫夜，白髮無情日日增。

國防研究院受訓

承曹社長盛意，推薦我到國防研究院受訓，五十七年十月參加國防研究院十期，第二年七月結業，並分赴東南亞、東北亞考察，我因去過日本，參加東南亞隊。得以暢遊菲律賓、新加坡、泰國。泰、菲兩國都與我國有邦交，雙方國防研究院學員每年互訪，分受禮遇，我們所乘專車有警車開道。

國防研究院是培訓黨、政、軍高級幹部的訓練機構，由總統兼院長，下設教育長，由張其昀先生擔任。每年一期，收學員六十人，軍職、文職各半，關係黨政軍機構推薦，經遴選後通知參加。我們這期新聞界只我一人，學員長由職位高而資深者擔任，十期原為蔣緯國，因與蔣孝文同列為學員，總統批以叔

姪不宜同期受訓，結果兩人均謙退，學員長乃由聯勤副司令宋達中將擔任。他

是溫厚謙和之人，不幸於六十四年去世。其子宋楚瑜後為黨政要角。

我常來往的有錢復、葉品煥、汪國璣等，另有經融界朱如淦、余建宣、王鎮富等，常於夜間在我住房飲酒聊天，甚有情趣。錢復當時任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長，住其父台大校長錢思亮處，與我為近鄰，週一上陽明山我用報社車接他同行，以此特別熟悉。汪國璣於三十八年初來台灣時，工作一時無著落，曾投書中央日報，我當時擔任「社會服務版」編輯，因其文字流暢，情辭懇切，對於顯著地位刊出，受到省府主管注意，為其安排工作。他後來擔任省府人事室主任，曾為文談及此事，雖未謀面，早有心契，受訓時晤及，格外親切。葉品煥是政大同期，後來他長女葉媞拜美華男，長女葉媞獨未有適合乾媽，適國防研究院多對夫婦餐敘，她來等候父母回娘家，就在諸位夫人中選定美華作乾媽。

美華嫋雅安和，人皆對之有良好印象。牌時，有時不能忍，一聲「去它的！」

五十九年十月忙過後（十月慶典多是報社最忙時期），我決定辭總編輯職務，推薦副總編輯薛心鎔接任。我知道曹聖老對我頗為倚重，恐一時難應允，當面表示容易被勸阻。因而利用參加中油招待各報總編輯遊橫貫公路之際，於行前寫一辭呈，附一封言辭懇切的信，企准辭總編輯，以利人事新陳代謝。中橫遊三日，回來後與曹公面談，再三表示，已任六年宣換新人，可促進人事更新，使同仁有層層晉升機會。他於考慮之後，同意我辭，並首肯薛心鎔接任。這是十一月中事，到隔年一月初交接。這時適發生「李荊蓀涉嫌匪諜案」，李是中央日報老總編輯，為人富親和力，我進報社時他就任總編輯，對我工作甚為重視。來台之後，因同為大華晚報發起人，並同寫社評，彼此交往密切，與耿修業、邱楠、孫如陵等常作方城之戲。李對人圓通和藹，卻有衝動性格，在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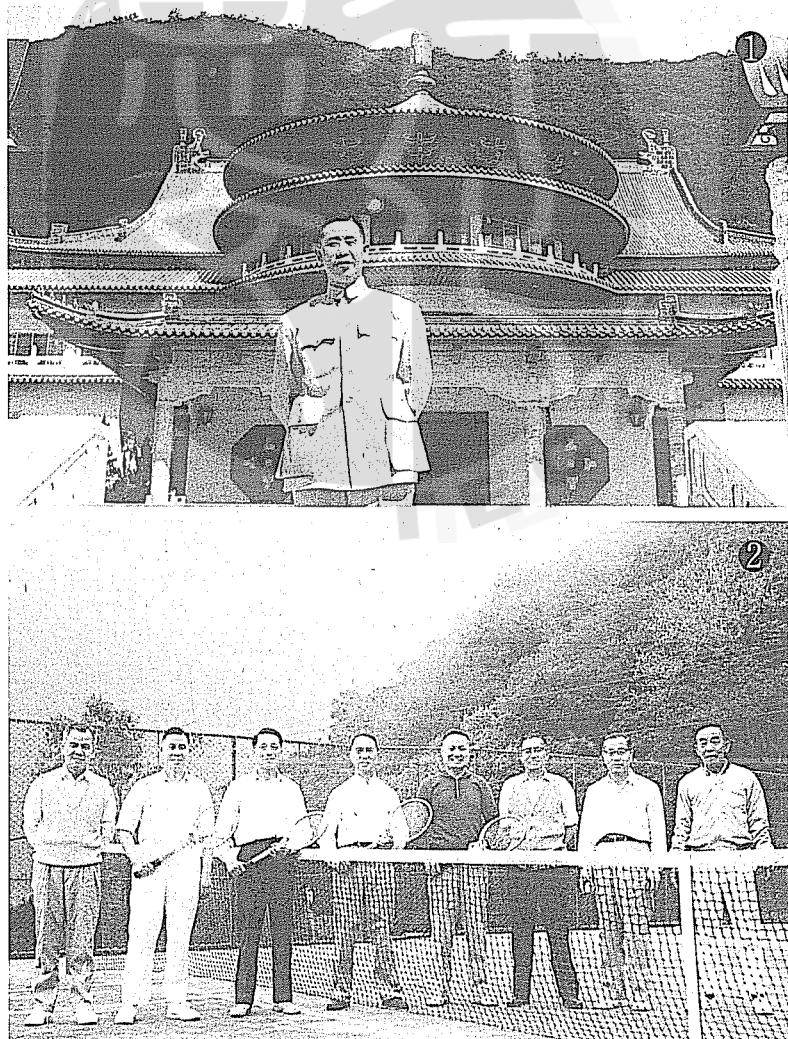
便冒險出牌放沖。他的被指為「匪諜」，震驚新聞及黨政人士，真象始終被人存疑。他離開中央日報後到中廣，曾赴東京、美國南部一學校進修，事發時任中廣副總經理。

馬老師星野知道我辭總編輯，曾要我考慮時機不宜。我說：要被牽連不辭也躲不掉，仍然照預定於我任滿六週年之日（六十年一月六日）交接。承曹公為我記大功一次，語多稱讚，調我為副總主筆，可謂厚遇。當時總主筆是仲肇湘先生，多年來事實上主筆室的一半工作可以說由我總編輯兼任，短評由我安排，社論有疑點也可以增刪，仲公對我深為信任。

中央日報主筆真是人才濟濟，單就曹社長期間而言，先後有李元簇、唐振楚、潘煥昆等皆曾擔任過主筆。先是李元簇自法國學成歸來，尚無新職發表，曹公延聘他任主筆，約數月離去，他後來任政大校長、教育部長等職，最後榮膺副總統。他政大法政系十二期，比我高一期。唐振楚自日內瓦調回國，一時無適當職位，亦來任主筆，後任內政部

次長。潘煥昆原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，後任生產力中心駐日本代表，從東京回台北後，曹公也延聘他任主筆，直到楚

秋任社長時聘為副社長，後任社長及中央社社長，新聞評議會主任委員。和我交往甚為親切，至老依然。



①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作者趙廷俊在國防研究院受訓時留影。

② 趙廷俊（左二）參加國防研究院同學之網球隊與隊員們合影，左四是宋達。



①一九六五年作者趙廷俊（右一）出任中央日報總編輯時偕夫人（左一）拜訪馬星野老師（右二）暨師母（左二）求教。

②作者趙廷俊在國防研究院結業後與同學餐敘時留影，右起：黃毓峻、李模、汪國璗、趙廷俊、葉品煥、錢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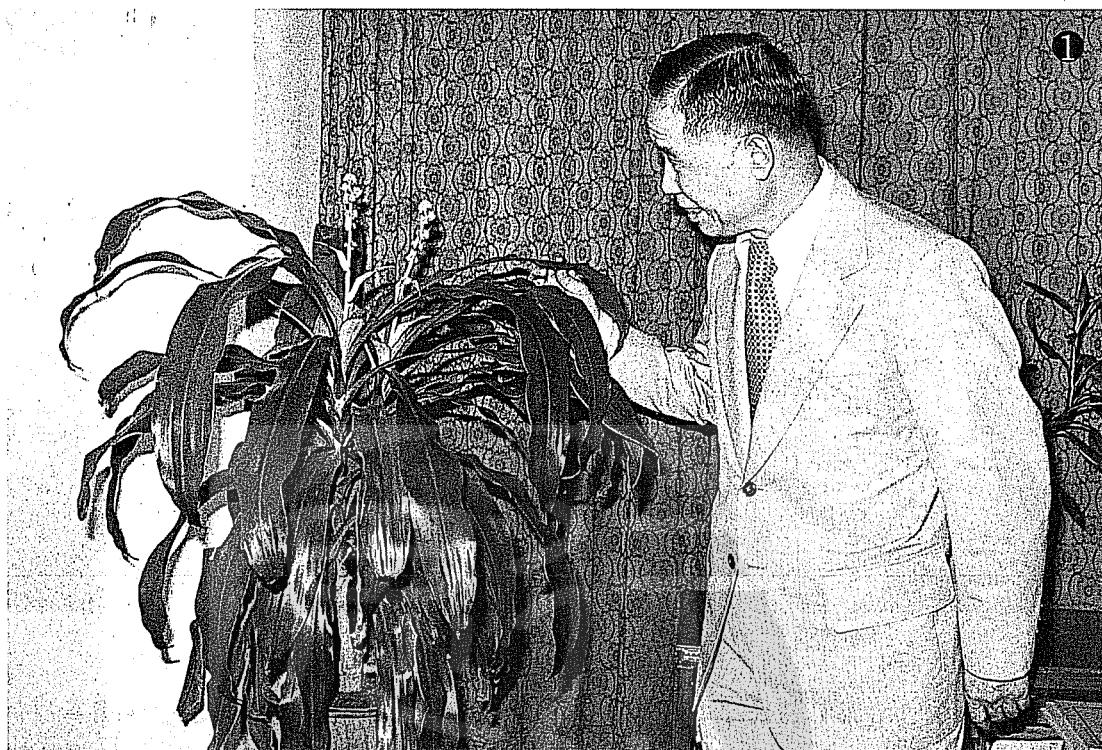




- ①作者趙廷俊（右五）擔任中央日報總編輯時，每年春節宴請編輯部主管，圖為同仁舉杯互敬。
- ②台北各報總編輯訪問團訪澎湖，與當時的司令官蔣仲苓（前右二）合影，前排右一為擔任團長之作者趙廷俊。



1



①作者趙廷俊喜培植盆景，圖為放置辦公室之鐵樹開花。

②趙廷俊偕夫人參加中央日報每年於十月間舉辦之登山活動。

2

